

当代文艺纵横小丛书

浪漫主义诗歌论析

孙振笃著



7.2

河北人民出版社

当代文艺纵横小丛书

浪漫主义诗歌论析

孙振笃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元氏文化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1/32 4.25印张 58000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1.90元

ISBN 7-202-00828-9/I·189

目 录

-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光辉的浪漫主义诗篇
——简论《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1)
- 豪放而骏发，神奇而壮丽
——读李白浪漫主义名作兼论
其浪漫主义特色…………… (23)
- 灵魂的燃烧和不能自持的内发情感的喷发
——试论《女神》的浪漫主义特色… (49)
-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光辉典范
——读毛泽东诗词…………… (74)
- 试论贺敬之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特色
——读贺诗浪漫主义名篇…………… (98)
- 后 记…………… (126)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光辉 的浪漫主义诗篇

——简论《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以当时楚国的现实生活和民族艺术形式为基础，上承古代神话传说和《诗经》中的浪漫主义因素，首创一种句式参差错落，形式比较自由，语言优美、词采绚丽，多用“兮”字的诗体。这种诗体以《离骚》为代表，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有别于《诗经》的特殊体裁，即“骚体”（亦称“楚辞体”）。这种体裁，便于抒发强烈的思想感情，适合抒发浪漫主义激情。

《离骚》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其强烈的主观抒情性。这一点，也是中外浪漫主义诗

歌的最基本的特征。

这种强烈的抒情性，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来自诗人对这种矛盾和斗争的深切感受，来自诗人有志难酬的剧烈的矛盾冲突，来自诗人郁积于胸的不平之气和愤恨之情。这是诗人的抒情的由来和基础。

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的楚国，正是处于说客风起、列强问鼎、群雄逐鹿的时代。面对“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①的严峻形势，屈原很想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使由弱渐强的楚国，进一步增强国力，在与强秦抗衡之中统一中国。他少年得志，位居左徒，加上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②这正是他参与内政外交决策，力图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宏伟抱负的时候，也正是他振兴楚国，与秦争雄而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但是他的少年英俊和才干超群却招来贵族党人的嫉妒和攻击。由于楚怀王、顷襄王的昏聩无能，使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由青云直上的显赫地位陡然跌落下来。楚王疏远他，继而加以排斥、

①见《战国策·楚策》。

②见《史记·屈原列传》。

迫害、放逐。地位和处境的大起大落，必然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大起大落。他初则感到迷惑不解，继而因理想破灭而深感痛心疾首，悔恨交加。他呼天号地，上下求索，常常掩涕太息。他满腔激愤之情郁积于胸，如骨鲠在喉，安得不一吐为快！这种强烈的愤怒之情，就是诗人的激情，就是形成《离骚》强烈抒情性的基础。不平则鸣，“愤怒出诗人”，而且往往产生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具有强烈抒情性的浪漫主义诗篇。

由于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观性特别强，在题材方面往往突出内心情感的描述，所以用自传式的写法较多。《离骚》就可以视为屈原的“自叙传”。它从诗人的家世、出生和幼年抱负写起，叙述从政后的不幸遭遇和复杂的思想感情，曲折尽情地描绘诗人大半生的坎坷生涯，感人肺腑地倾诉了郁积于胸的愁思和愤慨。可以说，诗人把自己的满腔哀怨和愁思以至整个生命都溶入、渗透在诗篇之中。“他向往真理，歌颂光明，他憎恶妥协，仇视黑暗。他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的精神是浪漫的，而这浪漫是反抗的，积极的，这就是贵族腐朽势力的死敌。他终于如此被煎熬着，陷害着，勇敢地死在他敌人的面前。但是他这热情不屈的高贵品质，都

永远成为中国人民最普遍的光荣。”^①

诗人在《离骚》中所抒发的强烈感情，是多方面交错在一起的，有的是反复加以抒发的。其中既有施展抱负的宏伟志愿和理想（“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又有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忧虑（“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既有对祖国和人民诚挚而深沉的爱（“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又有对奸佞群小的揭露和怒斥（“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世浑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流；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借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既有对楚王的规谏和怨愤（“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①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又有对自己矢志不渝的情怀的倾吐（“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郁积于诗人胸中的这些复杂的感情，在诗篇中被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使《离骚》成为我国古代最长最出色的抒情诗，也是光耀千古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浪漫主义杰作，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深远影响。

《离骚》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虽然其前半部有某些叙事写实的成份，但这对后半部浓烈的抒情是必要的。在浓烈的抒情中，诗人袒露胸怀，倾诉心曲，长歌当哭，一咏三叹，回环往复。在这种强烈情感洪流的冲击下，怎不使人感到回肠荡气，催人泪下！无疑，诗篇在抒情上的坦露率真、交错往复的特点，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是《离骚》两千多年来所以能与日月共存，迸发出灿烂光辉的缘由，也是其感人至深的奥秘之所在。

抒情诗的基本特征是情感的直抒，而优秀的抒情诗总是既抒发诗人自己独特真挚的情感，又抒发时代之情，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心愿和呼声。屈原在《离骚》中一方面倾诉自己横遭迫害的愤慨，反复申述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眷

恋，同时，也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楚国的黑暗污浊的社会现状，反映出时代的特色。抒情诗一般不叙事或很少叙事，即使有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它主要是通过抒情主人公抒发诗人内心的独特感受。

有抒情主人公就有如何塑造抒情主人公形象的问题。我们在《离骚》中所看到的就是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诗人的“自我”形象。我们细读《离骚》，眼前仿佛出现高冠长铗、兰佩荷衣、卓然独立、志趣高洁、忧国忧民、情绪悲愤而又哀怨，意欲去国远逝而又徘徊行吟的崇高形象，也是一个嫉恶如仇、询天问地、大声疾呼、上下求索的为理想而献身的爱国者的感人形象。他在现实中横遭打击、迫害和“美政”的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痛苦欲绝，幻想着驾龙驭气，脱离楚国和苦难的现实，但是“陡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在皇天的光耀中升腾着的时候，忽然间又看见了下界的故丘。我的御者生悲，马也开始恋栈，只是低头回顾，不肯再往前走。①）表现出他对父母之邦的一往情深的眷恋之情，也正是诗人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诗人、文艺理论家何

①从郭沫若译文。

其芳曾对《离骚》作过这样的评价：“混合着事实的叙述和幻想的描写，内容丰富而又结构完美地在我们面前构成一个完整的巨大形象，构成了一个具有美学中所说的那种崇高美的不朽的建筑物。”^①透过诗篇，我们仿佛看到诗人坦露的胸襟和高贵的品格，看到他“独立不迁”的人格美和决不屈己从俗的勇气（“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看到他为追求真理和寻找楚国的出路而“上下求索”的可贵精神（“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看到他为实现自己理想中的“美政”而始终坚持“好修以为常”的执着精神（“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屈原在政治思想上受儒家仁爱和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而在美学思想上亦与儒家的美学思想相通。这具体表现在他十分重视外在的形式美与内在心灵的善相统一。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称作“美政”，理想中的君王称作“美人”，理想中的贤德之士称作“众芳”。他所说

^①何其芳：《屈原和他的作品》。

的“好修以为常”，就是指坚持“美政”和培养美好的品质。诗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就体现出他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外在的形式美与内在的善相统一。当充实于内的善表现于外时，就成为美，而外表馥郁的芬芳则是充满于内的善的表现。如果没有内在的善，那么外在的形式美就没有什么价值（“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屈原善于把个体内在的心灵、情感与形式美融为一体，善于通过奇幻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把主体的内在情感的波动展现为一幅幅色彩艳丽的能唤起美感的图画。诗人的想象驰骋于天上地下，驱策着风云雷电、珍禽异兽以及往古的神灵，无不为之奔走，无不为他所用。这些都有助于突出诗人的自我形象，有助于表现诗人崇高的理想和炽热的感情。

《离骚》浪漫主义特色的表现，除以上所述，即表现在强烈的抒情性和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而且还鲜明地表现在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即诗中奇幻而绚丽的想象、奇特而大胆的夸张以及神话故事和象征手法的运用等。

屈原的崇高形象使古今读者无不为之感动，

而他在两千多年前能如此出色地运用各种浪漫主义手法把自己充满复杂矛盾的激愤而又哀怨的情怀，表现得那么深刻、鲜明、生动，更是令人赞叹和叫绝。就连处于诗歌发展高峰的唐代“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也深受他的影响，并有诗曰：“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杜甫：《戏为六绝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山吟》）

《离骚》的浪漫主义手法，首先表现在诗人得力于楚地种种美丽的神话传说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歌。当然，这不仅是表现手法的问题，也是哺育诗人成长和创造“骚体”诗的一块神奇的土壤。

战国末期南方的楚国，在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上要落后于北方中原地带，那里仍然保留着远较北方浓厚的原始氏族社会的传统和意识，保留着大量的古代神话传说；在思维方式上，习惯于对客观世界采用直观、想象的方式加以把握，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则盛行着巫术礼仪风俗。这些说来是社会文化发展上的落后现象，但又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艺术的发展，成为产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土壤。屈原的《天问》、《九歌》、《离骚》等光辉诗篇，无论题材、语言、思想内容，还是表现方式，都明显受到楚地丰富

神话传说和民歌的影响。如果我们试把屈原的《九歌》、《天问》、《离骚》与《山海经》、《淮南子》相互参照比较，就不难看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具有和希腊神话同样的丰富性，也有自己一系列的神灵，如天神“东皇太一”，日神“东君”、“羲和”、月神“望舒”，以及云神、风神、恋爱之神（湘君、湘夫人）等等，具有浓郁的浪漫情调。可以说，在我国文学史上，“屈原第一个注意到古代神话传说中奇妙的幻想，注意到楚地民歌优美的语言和艺术形式，把它引进自己的诗作中来。”^①屈原通过对神话传说和民歌的运用和提炼，创造出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诗。

诗人常常选用神奇美丽的神话传说来表现自己的理想和激情，如《离骚》所写：

……驰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

^①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

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
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
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
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这里充满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象。诗人以虬为马，以鬃为车，凌风而上，朝发苍梧，夕至县圃，饮马于咸池，拴马于扶桑，令太阳缓行，让月亮开路，上叩天阍，下求佚女，风神、雷师听命于前，鸾鸟云霓簇拥于后，场面壮观，神奇迷离。这一段极为精彩的描绘、渲染，形象地勾画出一幅五彩缤纷、绚丽奇幻的画面，其神话浪漫气氛之浓郁，想象之丰富，境界之奇幻，气魄之宏伟，色彩之瑰丽，都是显而易见的。

屈原把神话引入诗歌创作，对后世诗人产生极大的影响。神话虽是一种想象和虚构的编织，但是诗人可运用它反映现实生活，抒发思想感情。诚如高尔基所说：“神话是一种虚构。虚构就是从客观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并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从客观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测——所愿望

的、可能的东西，并以此使形象更为丰满，——那末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而且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用革命的态度对待现实，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①

其次，《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还表现在奇特的想象和高度的夸张等方面。这一点与上面讲到的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分不开。也就是说，由于浪漫主义诗歌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就需要把情感和想象、夸张提到重要的地位。

关于艺术想象，上文论及神话传说时，已经有所涉及。神话与艺术构思中的想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原始艺术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如马克思所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器库，而且是它的土壤。”^②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象《离骚》这样的光辉之作还是原始艺术，而只是说当时楚国丰富的神话传说为屈原张开想象的金翅和运用神奇的夸张，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启发和借鉴，使他得以借助神话传说抒发强烈的情感，描绘神奇壮美的画面，给诗篇涂上一层奇幻的浪漫色彩。

^①高尔基：《论文学》。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8页。

想象在诗歌创作中，尤其是对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向来具有神奇的作用。“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①“在诗中，想象是主要的活动力量，创作过程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够得到完成。”^②在形象思维过程中，浪漫主义诗人的想象力更为活跃，这是因为浪漫主义诗人要把胸中不可遏制的强烈的内心感情淋漓畅达地抒发出来，往往需要驱使非凡的力量、造成宏伟的场面；往往通过想象、虚构和夸张抒发诗人的理想。黑暗的现实，使诗人的理想破灭，在现实中争取不到，只好到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去追求。如在《离骚》中，诗人的想象驰骋于天上地下，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珍禽异兽以及各路神灵仙女，都任其驱遣，为其奔走，表现出艺术想象可以驰骋于没有边际的空间，可以不受上下古今的限制，并使诗人所抒发的感情更加鲜明，物象更加清晰。这种异常活跃的艺术想象，在《文心雕龙》中称作“神思”。“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

①《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1册第42页。

②同上书第63页。

之色；其思理之致呼。……”^①《离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创造性的想象。刘勰当时虽然没有提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但他已经清楚地看到《诗经》与《楚辞》的异同，已经看到《楚辞》中幻想与现实的结合及其所使用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有别于《诗经》，并列出了《楚辞》“诡异之辞”、“譎怪之谈”、“狷狭之志”、“荒谣之意”四点相异于《诗经》。我们姑且不论刘勰对《楚辞》的评价是否正确，他当时也不可能对浪漫主义特征作出科学的概括，但从这里却可以看出他已经注意到其中的幻想和想象的因素了。鲁迅也曾指出《离骚》不同于《诗经》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思甚幻，其文甚丽”^②，看到其中具有丰富的想象和绚丽的文采。可以说，高度活跃的艺术想象力，在《离骚》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且想象范围之大，真是达到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地步。只此一点，《离骚》留给后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的宝贵财富，是十分巨大的。

至于艺术夸张，它是通过想象把生活中的事物加以合理的夸大或缩小，实际上是艺术想象的

①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②《鲁迅全集》第9卷第370页。